

歷史空間

高票(中)

白頭翁

「高票」不是其地位高，身份高，有錢有勢就能成為「高票」。「高票」和梨園中的角兒一樣，是「熬」出來的。沒有角兒就沒有「高票」。沒有人給「高票」下過定義，但確有人給角兒下過標準。何人敢言？袁世海也！袁世海曾說什麼是角兒？怎麼也得會二百齣戲，演過的也得有百十齣。唱不夠這個數恐怕不能稱角兒。即使這樣還不行，光在北京唱紅了那也不能叫角兒，還得走外埠，外碼頭首推上海、次為天津，看你唱紅沒唱紅？

袁世海堪稱梨園名角兒，初學老生，經老前輩蕭長華看後讓袁改學淨，唱花臉，而且主攻架子花臉。袁世海由此學成，成為郝派（郝壽田）藝術的主要傳人，把架子花臉演絕了，唱腔中又吸收了銅錘花臉的發聲唱法，有「活曹操」、「活李逵」的美稱。袁世海唱戲在我們這代人觀眾最多，票友最多，因為他演的是革命樣板戲《紅燈記》中的馮山。現時代的京戲唱不過去那麼紅，角兒沒有過去那麼亮，那麼高，依袁世海的標準看，還是功夫沒下夠。

但袁先生沒有評論票友，更沒有給「高票」下過定義。走訪過不少票友，包括在一些票友圈中公認的「高票」，都沒有權威的說法。總結起來，應該是迷、說、學、唱。和梨園中的唱、念、做、打不同。角兒們都坦言：沒有票友就沒有角兒。票友們也直白：沒有角兒就沒有票友，沒有票友焉有「高票」？

何為票友？某票友在戲園子裡聽戲，票友從不言看戲，皆曰聽戲。其子匆匆趕來急急而言家中起火，速歸家救火。他卻說，回去告汝母，這齣戲就要唱完了，下一齣是譚老闊的「大軸」，聽完一準回。說完即進入狀態，如醉如癡，手打着板，腳踩着點，再不理兒子。等譚老闊的「大軸」唱完了，他家也被燒成一片白地了。

京劇迷人，京劇叫座。過去的老戲園子，從下午三點就開始唱，要一直唱到深夜一點點，最後一齣戲最精彩，呼之「大軸」，次之為「壓軸」，再次之為「倒三」。有些票友下午睡醒進戲園子，再也不出園，窮的一碗素餛飩，懷裡拿出兩高頭；有的乾脆讓茶園沏一壺「高沫」，什麼叫「高沫」？旗人好臉，就是沏一壺最便宜的茶葉沫，一直要頂到聽完「大軸」，喝聲叫好聲比別人一點不弱。那纏大了去了。有位「高票」曾放話，如果讓譚鑫培唱一百回，只要我能買得起票，那怕砸鍋賣鐵，扒房賣瓦也要去聽一百回。

京城的票友聚散彷彿都有一套約定俗成的潛規則。除去聽戲，他們大多成「圈」聚在京城空曠之地，公園、城門樓子前、皇城根下、護城河邊、小樹林處、廣場上、胡同口、高院內、茶館中，有多少票友沒人統計出來，有人曾形象地說，好比雨珠落平湖濺起的水波就像京城的票友圈，誰能數得清？但公認的是每個票友圈都有二至三名「高票」，圈愈大，愈知名，「高票」愈多愈集中。當時景山有五大票友圈，板、鼓、弦、鑼，全套「場面」從天亮一直響到中午，沿南河沿幾十步就有一圈票友「練活」，那真叫絲絃之聲相聞，唱腔之聲此起彼落，京城一道亮麗的風景線。當時北京城有四大

票友圈子，分別在北城的五龍亭，故宮的午門外，前門的甕城內，天壇的園丘壇外，這還不算中山公園的社稷壇，朝陽門外的神路街，圓明園的大廣場，地壇月壇神農壇的壇場。

上世紀三十年代，在北京頤和園曾經舉行過一場「高票」會，又稱「匯高票」。當時京城的大小報均有報道。

地點在頤和園德和園大戲樓前，頤和園德和園大戲樓是當年慈禧皇太后聽戲的地方，專為老佛爺修建的，老佛爺是超級票友，但卻不是「高票」。究其原因，老佛爺一不學唱，二不登台，三不說講。只能是票友。那年月皇城根下有南城的「旦」，西城「生」，北城「淨」，東西南北城的「調」。就在頤和園的德和園大戲樓前，平擺着兩攤「場面」，有的琴師是拖着車來的，至少有三套胡琴備着，上午九點，一聲高鑼，南北兩台戲，都是素裝折子戲，開鑼、打板、司琴、響鼓。

南邊唱的是梅派的經典戲曲，《貴妃醉酒》、《穆桂英掛帥》、《霸王別姬》，當那位「高票」唱到「勸君飲酒聽虞歌，解君憂悶舞婆娑。贏秦無道把江山破，英雄四路起干戈。自古常言不欺我，成敗興亡一刹那。寬心飲酒寬襟坐，待見軍情報如何？」叫好聲一浪高過一浪，可謂聲動德和園。慈禧當年在台前聽大戲時沒有見過此景。

北邊唱的馬派老生的名段。「高票」登場，先亮相，已經贏得一片拍頭彩。也唱三折馬派代表劇目，《十老安劉》、《借東風》、《汾河灣》，那唱得也是沉穩有力，瀟灑飄逸，不愧「高票」，盡得馬派之魂。

南北各三齣折子戲，落板後，場面換，「高票」換。

南邊唱的是京戲梨園一提起都顫的「三大名淨」的代表作，「金派」銅錘花臉，「侯派」架子花臉，郝派「架子花臉銅錘唱」。唱得山崩地塌，鬼泣神嚎。「高票」好生厲害。《銅美案》、《探陰山》、《取洛陽》、《戰宛城》、《盜御馬》，讓票友聽得捶胸跺腳，炸開嗓子高呼好。

北邊唱的是「譚派」獨家戲，那司琴操得如同瘋了一般，鑼鼓點打得震天動地，京胡拉得好，一曲能把你送到天空的拐角處。估計是那位大師的高徒，後取證，是齊如山的拐彎門徒。一位票友說，那琴操得不由你不提心，不由你不攝魂，不由你不跟着走，不由你不喝彩叫好。「高票」未出，已贏得拍頭彩！「譚派」的「高票」唱得清脆流利，如山間清流，其聲，經久不散如久旱甘露，其音不沉不解，不散不亂，音幅既寬又亮，即圓潤又高亢。雖說是折子，由不得你不沉醉不失魂，唱得好！真如譚富英在唱，不愧「高票」。

南邊唱的是「包公戲」。最有名的「三劍一打」。《劍包勉》、《劍駝馬》、《劍判官》、《打龍袍》唱得山呼海嘯一般，唱得驚天動地一樣，叫好聲喝聲聲急風暴雨似的。尤其在《劍判官》中《探陰山》一場，那位「高票」的二黃原板一口氣唱出的四個「可憐他」，讓票友們無可無不可，個個挑着喉嚨喊好。「可憐他初為官定遠小縣，可憐他斷烏盆又被人參，可憐他劍駝馬險些遭難，可憐他為查散下陰曹遊過五殿哪得安然。」

「高票」一直唱了三天，頤和園險些「爆圈」，那是票友們為喜峰口抗日的29軍將士捐款募演。



袁世海堪稱梨園名角兒。網絡圖片

書若蟬蛭

葉輝

佐敦道老建築

佐敦道有百餘年歷史，在1887年建成時原名第六街（第一街為甘肅街、第二街為北海街、第三街為西貢街、第四街為寧波街、第五街為南京街）；第六街於1903年擴建以連接新開建的加士居道；1908年，兩街交界處豎有「投石號紀念碑」，以紀念於丙午風災期間沉沒的法國魚雷艇「投石號」（La Fronde）；及至1909年，為紀念撲滅鼠疫的病理學醫生佐敦（G. P. Jordan），此街才易名為佐敦道。

南北向的彌敦道將東西向的佐敦道分為兩截，偏東而連接加士居道的一段其實很短，建有學校（拔萃女書院）、教堂（佑寧堂）及一些古老大屋；偏西一段則較長，原為官涌山，乃戰略要地；據1819年嘉慶版《新安縣志》所載：「尖沙咀迤北，山梁一座，名曰官涌，恰當夷船脊背之上，俯攻最為得力」；兩廣總督林則徐曾於1839年在此發動「官涌之戰」，將英軍擊退，翌年更設有官涌炮台（臨衝炮台），官涌街及炮台街一帶乃炮台遺址；官涌山亦於1909年被夷平了。

話說在佐敦道彌敦道交界處，曾有一座建於1917年的大宅，街坊俱稱之為「黃棠記」，此一豪宅中西合璧，天台有一中式涼亭，下面三層則為西式別墅；查「黃棠記」主人名叫黃卓卿，乃廣東順德人，生於1877年，早年隻身來港，在九龍貨倉擔任管理之職，其後在洋人經營的木行任經理，更創設黃棠記機器鋸木廠，發跡後業務廣設於省港澳各地。

黃棠記之名亦見於旺角水月宮1927年的碑記，碑記更記載了上世紀二十年代不少商號，諸如老牌酒莊如王悅生、大康酒莊，油麻地酒樓諸如大觀、倚芳棧、萃芳酒樓、淞江酒樓等等；從中或可管窺其時九龍地區的消费模式。

旺角德明中學創辦於1934年，原址在洗衣街，首屆校董會亦有黃棠記之名，其他校董還有前清翰林岑光樾、殷商江瑞英等等；由此可見，原名黃卓卿的黃棠記其時熱心公益及教育；俱往矣，黃棠記大宅已於1974年拆卸，改建為嘉賓大廈（即裕華國貨所在地），事隔四十年，今已無跡可尋了。

佐敦道口尚有好幾幢別墅式大宅，其中一幢為佐敦道三號古老大屋，由中華巴士公司創辦人顏成坤所擁有，然而，政府未能說服業主保存古宅，顏氏長女顏潔齡於2001年2月，以6,800萬元出售，後重建為商廈；此外，尚有馮氏大屋，建於上世紀二十年代，亦於1999年拆卸了；如今只能在網上照片中重溫這些大宅的昔日風貌了。

佐敦道的老建築至今只餘拔萃女書院（一號）及佑寧堂（四號），佑寧堂建於1927年，英國雖於1860年佔領九龍，但直到上世紀初才吸引較多歐裔居民，港府原本答應在九龍醫院後預留土地給佑寧堂建永久會址，終以現址作交換，教堂及牧師住宅至1931年始落成；香港淪陷期間，佑寧堂曾遭嚴重破壞，禮堂屋頂被拆除而改為馬槽，此一老建築可謂歷盡滄桑。

文藝天地

畫中有話

圖：K.Wong



浮城誌

星池

無常

睽違數月，少年不惜更改行程，重臨這座小市鎮。他不斷遊歷，鮮有再踏舊地，唯獨此處，令他難以忘懷。其實，上次觀光的人事，僅依稀浮在他的腦海，極為朦朧。名勝建築，他不特別回味，佳餚美饌，更是提不起興趣，可是，所住的旅館房間，窗外那片黎明美景，則一直烙在其心坎，揮之不去。因此，他希望再賞美景。

夕陽西沉，路邊街燈漸亮，少年正奔往曾光顧的旅館。到達目的地，細看外觀，確定無誤，於是推門而進。職員如常熱誠招待，少年向其說明來意，道出上次入住的房號。職員便翻查資料，懇切笑說，房間尚未有住客，可幫忙安排，少年頓時放下心頭大石，連番道謝。少年甫進入房間，即臨窗遠眺。縱然夜幕已垂，他猶認得遠方的山脈，然後，非常期盼明早破曉一刻，觀賞晨光熹微的景色。由於對此地的夜景及生活不感興趣，所以決定早點入睡，以免翌日睡過了頭。

時間靜靜流逝不復回，少年睜開雙眼，瞥見房內仍頗黑暗，猜想天還未亮。怎料當視線掃向時鐘，顯示已是早上九時，他立刻走近窗前，只見一片霧雲密濃。他憶起凌晨，在半夢半醒之間，曾聽見雨聲淅瀝。他無奈慨嘆，昨日還陽光燦爛，現在僅能仰望霧靄的長空，感嘆天氣的陰晴無常。少年心願未了，決定在此多留一天。他梳洗完，吃過早餐，步出房間，即遇上隔鄰的住客剛回來。彼此有禮地微笑問好，談了數句，少年才離開旅館。在街上百無聊賴地走了一會兒，少年還是覺得待在房間閱讀書本更佳，於是返回旅館。途經走廊，再遇隔鄰的住客，少年向其頷首淺笑，他卻顯得煩躁不安，沒有理睬，少年只好默默入房，難明他何以喜怒無常。

這晚，少年小心翼翼地調校好時鐘的響鬧裝置，並且確定相機運作良好，一切準備妥當才上床睡覺。半夜，他凝望秒針滴答滴答，祈求新一天快點來臨。結果，鬧鐘未響，少年已起來迎接悄悄到訪的破曉。曙光擦亮了窗外的山脈，他卻看不到太陽從雲朵間升起，僅僅聽見天空愈來愈光。他曾懷疑自己是否記錯房號，住錯房間。忽然，涼風輕輕吹過，少年才憶起，經過數月，季節已變，上次身穿薄身裝，現須披厚衫，太陽攀升的位置已不斷變遷。美景無常，少年只能把上次目睹的畫面藏在心坎，永久保存，學會珍惜及懂得欣賞美麗的人與事。

遊蹤

王兆貴

一脈書香傳千古

在南京玄武門的門洞之間，掛有一塊牌匾，上書「書香公園」四個大字，聽說是全民讀書日活動期間掛牌的。友人看了有些不解，以為公園與書香即使挨得上邊也太牽強了。我說，帶你去一個地方，你就不會覺得突兀了。

於是，我們沿着古城牆，來到玄武湖公園的西南角，那裡有一處所在叫「玄圃」，應該說是個園中園。這一景點，由於掩映在丘壑林地之間，從外圍看來並不起眼。走完全程後發現，玄圃綠湖傍水，宛轉徘徊，甬道悠長，到得東南出口，竟達四五百米。看罷建園記事方知，這一景點是根據古籍記載，於2010年設計復建的，佔地三十餘畝，清一色六朝風格建築，亭台樓閣一應俱全，盡顯南朝皇家園林風範。

從立有牌坊的正門而入，踏上青磚路，越過石拱橋，觸目盡是茂林修竹掩瓦舍，俯首可見青萍紫菱戲魚蝦。「觀瀑亭」、「宛轉廊」、「天籟清音館」、「明月軒」、「芙蓉坊」、「淨明精舍」等各具特色的建築，參差錯落，一一呈現。園圃中部，有一寬敞的草坪，高高地聳立着一尊石雕的蕭統，東冠博帶，溫文爾雅，目光柔和，平視遠方。基座的左右兩側，分別刻寫着蕭統的生平。雕像前方的樹叢間，擺放有三塊鐫刻着蕭統詩作的石墩。

蕭統乃南朝梁昭明太子，人所熟知的《昭明文選》，正是由他主持編撰而成。這部中國現存的最早詩文總集，選錄了此前八九百年間100多位作者700餘篇文學作品。宋代流行諺語說「文選爛，秀才半」，可見這部文集已成為歷代士子必讀的範本。

據《梁書·昭明太子傳》記載，蕭統「性寬和容眾，喜愠不形於色。引納才學之士，賞愛無倦。恆自討論篇籍，或與學士商榷古



南京玄武湖歷史悠久。網絡圖片

豆棚閒話

青絲

榨菜的詩意美學

從一本書裡看到，民國時期的土人往來會面，多是一壺清茶，大家坐在一起漫無邊際地高談闊論。遇到喝茶喝得口中寡淡，就嗑嗑瓜子，或者端一小碟榨菜絲上來，供眾人用手捏食就茶。雖然沒有豪華玉食筵款，但由榨菜這一特殊載體映照的消閒範式，卻又比任何奢侈品都更為打動人，因為展現出來的是真摯隨和的待客態度。這種溫馨質樸而又不失詩意的美學，也就是今人普遍追求的慢生活藝術。

之前，留存在我記憶裡的榨菜是粗賤而村野的。昔日雜貨舖的醬菜櫃檯前，永遠擺放有一口大瓦壇，內裡層層碼放着拳頭大小的一坨坨榨菜。顧客自帶一個碗進店來，俯身到瓦壇前，用筷子仔細翻揀半天，挑出幾塊，過秤付錢，用碗端了回家。把榨菜浸泡到淘米水裡，漂洗掉上面裹著的紅辣椒粉，消除多餘的鹽分，再切成絲。簡單的，直接滴兩滴香油一拌，就是一碟脆爽小菜，味道又辣又鹹，是就白

粥的妙品。不過這種吃法，只有在大酒肉過後，味覺沉滯，食慾不佳之際，才受人欣賞。換了腹中油水寡薄的人，對榨菜就很難有好感，多視為下等菜食，無法以精神審美的方式賦予其優雅的文化屬性。

榨菜以往的另一常見用途，是烹炒豬肚時作為配菜，扮演一個形體相似的替身角色。過去的家庭，多是過年過節才買一個豬肚用香料滷了炒。碰到人丁眾多，菜剛端上來，就直接見底了。故精明的主婦，會巧妙加以利用，把榨菜與豬肚切成同等厚薄大小，混在一起烹炒。於醬汁和紅油的掩護下，肚絲和榨菜絲看起來都是一個模樣，筷子每伸下去，夾到的是肚絲或榨菜，須碰運氣，於是就能以一種節儉的方式達到同等的飲食效果——昔日榨菜所代言的，其實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的無奈與感傷。

我對榨菜的印象有所改觀，是少年時看郭良蕙的小說《金色的憂鬱》，主人公與

女友約會，宵夜總是叫兩碗榨菜肉絲麵。棲身於文字裡的榨菜，散發出溫潤的歲月光澤。這一段帶有我少年情懷的特殊閱讀體驗，使我對榨菜的好感陡增，其後每次煮麵，都會添放一些榨菜佐味。榨菜是芥菜的變種瘤莖，經過醃漬，具有一種特殊的甜鮮味，用於煮麵或煮湯，一經高溫激發，能使湯水更為鮮甜，清脆的口感與清香並存，非別物所能及。所以不會做菜的都視榨菜為恩物，只要家裡備有，就有足夠大的發揮空間：榨菜肉餡餃子，榨菜番茄豆腐湯，榨菜肉絲麵……只需根據手頭上的資源調配，就能做出不失面子的味道來。

不管時光怎麼轉變，榨菜的吃法怎麼改變，它始終與消費時代劃有明顯的界線，保持着自己的親民屬性。早年有地方炒作一種富貴榨菜，標榜貯存在水底多少年，售價不菲。人們的第一反應都是——這玩得太過了。